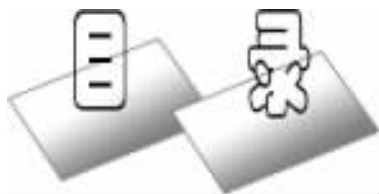


本书由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
四川外语学院资助出版

摇摇

摇



前言 (员)

一、文化与文化学研究

彼得改革的文化意义	朱达秋(猿)
东正教世界观与俄罗斯性格	徐凤林(员)
俄罗斯文化空间的系统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彭文钊(猿)
当代俄罗斯社会中的某些消极文化现象	赵摇为(源)
俄罗斯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变化	国玉奇(缘)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摇геополитики	Чуднов В(援)
比较史学视野下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 摇——苏联、南斯拉夫与美国联邦制的比较 摇	张建华(房)
论俄国哲学思想的宗教性	敬菁华(员)
俄语外来词的吸收和同化与俄罗斯民族的社会 摇心理文化特征	姜摇宏(员)
Типы и способы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выражений со значением 摇прощания в русском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ах 摇	李政文(员)
解读俄罗斯地名文化	于慧君(员)
论俄罗斯的酒文化	祖淑珍(摇)
俄罗斯文化中对 Счастье 的理解	张志军(员)

目
录

摇



从《我又造访了》一诗的解读看泛文化素养

摇培养的重要性 周摇露(员缘)

社会文化背景下俄汉语同指现象对比研究 丁晓梅(员愿)

俄语报刊政论代用语及其社会民族文化

摇语义研究 海力古丽(员园)

俄罗斯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 李小桃(员缘)

我对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几点认识 景映华(员源)

二、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元语再现的缺失与对策 陈国亭(圆缘)

翻译方法的文化心理折射 杨仕章(圆缘)

跨文化交际中的空缺现象与文化观念研究 刘摇宏(圆缘)

汉语俚语的俄译 李利群(圆缘)

俄语音韵修辞的汉译初探 陆永昌(圆缘)

学术论著人际意义及表达手段的跨文化差异 陈摇曦(圆缘)

翻译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赵小兵(圆源)

谈文学翻译中忠实性原则的时代性

摇——《死魂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中译本分析

摇 熊摇琳(圆缘)

浅析俄汉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达 陈摇枫(圆愿)

不同等值标准下的翻译方法 李季红(猿园)

浅析俄汉翻译中超语言因素语用目的的传达 刘海丽(猿园)

语用因素是达到翻译等值的一个必不可少

摇的条件 赵摇颖(猿园)

言语交际过程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谭晓霞(猿员)

三、俄语教学与语言文学研究

论句法学的延伸与扩展 李摇勤(猿缘)

浅析俄语泛指人称句 郝摇斌(猿愿)

试析动词命题的“否定”语义参数	彭玉海(猿园)
俄语谚语反衬中世界图景关键词的语义功能	杨摇可(猿猿)
俄语的情感的隐喻形象	杨明天(猿园)
外语课程中的文化教学	
摇——浅析高年级俄语视听课的教学设计	付晓霞(猿源)
媒体教学是素质培养的重要辅助手段	
摇——《俄罗斯国情多媒体教程》的创设意图分析 ...	戴桂菊(猿缘)
论俄汉语对比研究的观念、视角和方法	刘永红(猿园)
超句统一体组成句语义主线的联系点	陈摇洁(猿源)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и основы создани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摇 словаря лазерной техники	马建光(猿园)
经贸俄语特点介绍	孟国华(猿猿)
安德列·别雷的彼得堡	
摇——对《彼得堡》的文化解读	徐曼琳(猿猿)
俄罗斯诗歌结构元素研究	赵士锋(猿缘)
在互联网虚拟交际过程中俄语的一些特点	王光华(猿猿)
从军队 АРГО 看俄罗斯军队的官兵关系	伍春风(猿园)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оминации родства и их	
摇 способствующие факторы	宋治兰(猿园)
Оценка в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и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м понимании	
.....	华摇莉(猿猿)
“人”的魅力 “家”的魅力	
摇——浅析《第四十一个》的创作意图	
摇及其现实意义	陈摇莉(猿缘)
透过奥涅金与毕巧林看 19世纪二三十年代	
摇俄国知识分子	罗舒曼(猿猿)
Эвфемизм 的构成和运用	胡世雄(猿源)



2019年11月28日,第七届全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讨会在山城重庆歌乐山麓的四川外语学院隆重举行。这次大会从筹备到召开,受到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和四川外语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广大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工作者的鼎力支持。在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师生和全体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第七届全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俄罗斯民族文化、俄罗斯文化学及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和发展,文化背景下的俄语教学等问题。目前,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次研讨会确定这些议题不仅顺应了俄语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解决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提供了共同讨论和研究平台。

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中国俄语人才的培养和俄语教学带来了冲击、挑战和机遇,俄语教学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俄语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

为了开阔视野和集思广益,第七届全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讨会打破了学科和专业的界限,邀请了史学、哲学、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资深专家到会,共同讨论了俄罗斯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等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使与会者拓宽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同时也为中国俄语界带来了新的发展希望和思想、拓宽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壮大了中国俄语教学界的力量。



当前,中国的俄语教学与研究面临着如何发展的迫切问题。值得重视的是,俄语教学和俄罗斯研究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提出了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俄罗斯学”的建议。专家们认为,中国学者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对俄罗斯民族及其国家有着很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他们在俄语语言学、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等研究领域提出的许多独到见解受到俄罗斯及其他国家专家学者的重视和肯定。我们中国的俄语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界既要借鉴俄罗斯的研究成果,但又不应该亦步亦趋,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见解、观点和理论。

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用新的思想和方法从事教学与研究,我们应当打破学科壁垒,由俄语教学和俄罗斯研究的各界同仁共组“俄罗斯学”研究圈,共同商讨培养真正适合新世纪社会发展需要的俄语—俄罗斯学人才。

在《俄罗斯语言与文化探索》文集中,我们主要收入了“文化与文化学研究”、“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研究”、“俄语教学与语言文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文章的作者大多数是在中国俄语教学和俄罗斯研究领域第一线工作的教师和专家,他们的观点和看法、经验和结论值得大家参考、借鉴、思索和更深入探讨。

编译者

二〇〇九年 愿月于重庆

文化

与

文化学研究



彼得改革的文化意义

四川外语学院 朱达秋

一、“彼得改革”这一术语的文化内涵

大写的“彼得改革”(Петровские реформы)这一术语不能简单地照字面理解为彼得大帝进行的改革,因为彼得时代的所作所为很难被认定为传统理解上的改革运动。从实质上讲,彼得改革是一种文化大转变,历史质的飞跃,是强制性的历史转折。因而应该把彼得改革理解为俄罗斯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文化动因。

如果把“彼得改革”解释为“革命”,那么这种革命既不是社会革命,又不是政治革命,因为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没有发生任何激进的改造。无论是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还是建立在宗法制农民的自然经济和地主占有土地相结合基础之上的经济结构,在彼得时期都没有任何特殊的变化。彼得的“革命”只触及到文化、宗教和行政管理的范围,也就是说,是不完全的,局部的,甚至是片段的革命,这最多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革命话语”,而不是革命的现实本身。

“彼得改革”可以解释为“宗教改革”,但它都不同于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彼得改革”不是教会的改革,而是宗教生活的世俗改革,改革来自世俗政权,进行改革是为了国家。彼得力图要在俄罗斯建立的是世俗的国家,俄罗斯东正教自身、宗教世界观、教会的职责、礼拜的语言和仪式、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任何结构上和观念上的变化,受到改革的只是宗教事务的管理体系,使宗教事务的管理世俗化和国家化,结果教会失去了独立性,必





须服从国家,服从宗教事务管理局的权力。取代大牧首领导教会的是主教公会,也就是沙皇直接控制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换句话说,俄罗斯的宗教改革与其说是被改革的现实本身,不如说是改革现实的希望方式。

这样一来,彼得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进行的改造既不是改革,因为在改革中没有循序渐进性、连贯性和广泛的范围;也不是革命,因为在改革实行之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并没有改变;也不是宗教改革运动,因为俄罗斯的宗教生活的改变并不是根据教会自身的倡议进行宗教改革的结果,而是来自外面的压力,来自世俗国家方面的压力。同时彼得改革又将改革、革命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三者的特征融为一体,让改革、革命和宗教改革成为俄罗斯第一次现代化的不同方面。

二、彼得改革的文化内容

从文化学角度看彼得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化的世俗化,主要表现为世俗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分离。俄罗斯传统文化把信仰和文化混合在一起,在古罗斯明显表现出双重宗教信仰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双重宗教信仰存在于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斗争的背景下,而古罗斯文化又是宗教完整体,语义上的统一体,因为善于综合的宗教世界观把文化的所有层面和因素结合成不可分割的“一切统一”。多神教和原始基督教按照互为补充和互相渗透的双重宗教信仰原则彼此相连,它们的区别甚至对立都促进了东正教这一具有民族独特性的基督教版本的形成,东正教的支柱是东斯拉夫文化的地区和民族特殊性,是东斯拉夫人自古以来世界图景中经久不变的混合主义。

双重信仰,把文化和宗教相混合的古罗斯文化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16世纪的宗教分裂的作用非同小可。在16世纪所发生的俄罗斯宗教分裂已经永远破坏了古罗斯文化的统一和完整,使俄罗斯不可能再返回到稳定不变的中世纪的一元化原始状态之中去。随



着古老的莫斯科公国日益加速的解体,在 17 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正在进行一场残酷的新与旧的较量,同时还有“自己的”与“别人的”、“普通民众的”与“学者们的”、教会的与世俗的较量。

17 世纪的宗教分裂把民族宗教意识一分为二,使俄罗斯文化按照旧信仰和新信仰的宗教原则两极分化,实际上意味着在不同宗教信仰互不容忍的情况下宗教多元论的出现。在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各种象征由于民族国家和文化语言的同一性能够统一起来的地方,对东正教仪式不同的解释在民族危机和社会不稳的情况下,导致了俄罗斯社会走向思想和世界观、社会心理和日常生活的对立与冲突,导致社会文化整体分裂为两个世界——旧礼仪派教徒和尼康派教徒。

彼得大帝的改革充满世俗化的热情,成为 17 世纪俄罗斯宗教分裂的继续。它将文化和信仰混合在一起的统一的俄罗斯文化分成了文化与信仰,实际上就是分成两种不同的文化:世俗文化和宗教精神文化。如果对履行宗教仪式表面上的不同解读,能够使作为宗教和精神统一体的东正教分裂,那么,让不久前还完全是宗教的和传统的文化世俗化,对于古罗斯文化来说,就不能不有更大的破坏性后果。

例如,在彼得改革时期的分裂不仅仅是发生在是信仰东正教还是信仰异端邪说、异教两种不同信仰之间,而且还发生在信仰与非信仰、宗教与无宗教之间。而从古罗斯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巨大的区别的。此外,得到了巨大发展和广泛传播的世俗文化——以艺术的、科学的、教育的、政治的和技术的不同形式发展和传播——不可避免地要与教会和教权主义者对文化的垄断发生冲突。在同一时期,对待同样的对象、现象、指标、价值、传统严肃的态度与玩笑的态度也发生了碰撞。对一些理想和原则的肯定每一次都伴随着对其他理想和原则的尖锐否定,或加以谴责、嘲笑,或加以批判、推翻,特别是它们如果与被肯定的思想和原则水火不相容时更需如此。

1 援费多托夫在《古罗斯的圣者》中,援引了 E 援卢宾斯基院士编纂的圣徒名单,确认了神圣性从俄罗斯生活中连续不断和急剧减



少“流失”。按费多托夫的话说,彼得大帝需要破坏的仅仅是神圣罗斯腐朽的外壳,他对旧罗斯的“凌辱”遇到了微不足道的反抗,失去了神圣性的古罗斯生活已经麻木不仁^[奥(李福海)]。当然,这里讲的不是损失某种实体品质或者神圣性的整体本质成分,而讲的是对某些传统价值——先是受到全社会的尊崇,而后又引起矛盾甚至双重态度的传统价值的社会态度的变化。

其实,承认宗教本身不是必须的,而是任选的文化成分,明确地把世俗政权和教会分离,让教会服从国家,是俄罗斯文化进程的爆炸性因素。同时,尽管对于大多数俄罗斯居民来说宗教本身仍然是生活的基础,是自然和习惯,但是俄罗斯文化的宗教部分实际上浮在了民族历史发展的表面,失去了以前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的思想和调节的功能,而新产生的世俗文化,尽管它还是少数知识阶层,贵族上流社会的文化,则相反具有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并在国家正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扎下了根,得到了具有独立意义的性质。因此,在彼得大帝时代,宗教和世俗相对立的立场被中心和周边的对立,被有文化的少数与无文化的大多数的对立,被向心的官方文化政策与自生自发的民间文化的对立所补充。

同时,彼得大帝所实行的教会改革主观上力图把传统理解的神圣罗斯的“东正教文化”的宗教性和宗教价值从国家生活中排挤出去,但是客观上又没有可能把这种宗教性从生活和俄罗斯文化中剔除出去,反而促进了最重要的世俗成规和文化现象的宗教化,也就是说,这些最重要的陈规和文化现象用自我来代替宗教崇拜。这一方面导致了世俗政权与宗教疏远起来,另一方面导致了俄罗斯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新现象——世俗神化(А. 阿诺索夫院士语)在大众意识中的产生和传播,世俗神化这一新现象就在于把祭祀的神圣性的本质属性外推到非宗教的事物和现象。

世俗神化表现在性质不同彼此相距甚远的现象中:比如对君主政治上的神化,对彼得一世的崇拜、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崇拜、对国家和民族的崇拜、对俄罗斯军队和海军及其军事胜利的崇拜、国家和民族的沾沾自喜、对文化经典的神化。



正是在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形成了后来俄罗斯文化特有的“俄罗斯灵魂”的宗教热情转向非宗教目的的能力,也就是把俄罗斯灵魂的宗教热情转向社会的科学的文艺的和政治的目的。这种宗教热情转向非宗教目的的能力明显地表现在 18 世纪俄罗斯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和文化活动家对共济会观点和非宗教的神秘主义的沉醉上。俄罗斯共济会的研究者 A. 波平院士指出,共济会观点得到广泛传播,在出身于普通的无知家庭并很少受到真正的科学教育的聪明人中间受到欢迎。在尊崇科学思维的俄罗斯新信徒眼中,共济会的观点就是一种特殊的科学,一种关于世界的隐秘知识的特殊形式,实际上起到宗教的,而常常是神话意识的作用。这种宗教和神话意识用自己来代替科学,把自己冒充为真正的科学,以合理的形式来说明不合理的东西,或者反过来,以不合理的形式来说明合理的东西^[1]。

后来,俄罗斯文化的宗教热情特别强烈地表现在 18 世纪下半叶平民知识分子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盲目迷信上,特别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对自然科学、政治、技术的迷恋上。自然科学和技术等常常被盲目崇拜,被看作是脱离文化整体的一种非宗教信仰的宗教,或者被看作是在脱离自身基础而发展的宗教。

由于统一的中世纪文化合乎历史规律地分裂而出现的 18 世纪思想的多元化,一开始就合乎情理地属于不同世界观趋向和原则互相竞争的巴洛克模式,在一个语义空间内,在紧张的对话和争论中,或者在折中主义混乱中发生冲突,发生碰撞的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学究式”的经院哲学(知识和专业知识)和不求甚解的态度,教育作用和娱乐至上,礼节和轰动效应,永恒的和随条件变化的,唯美主义和功利主义。但是,俄罗斯文明特有的从 18 世纪末就开始的国家中心主义最终作为世俗文化占了上风,世俗文化让精神宗教文化因素俯首称臣,服从自己,如果世俗文化觉得精神宗教文化因素阻碍俄罗斯的更新,把俄罗斯阻拦在中世纪教会的老传统内部,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拒绝精神宗教文化因素。后来,专门化的宗教文化成为一个越来越狭窄的社会活动领域。在 18



世纪俄罗斯官方文化的形态学体系中,与科学艺术、文学、哲学、教育、技术和政治相比,宗教文化则成为外围和二等领域。

彼得改革的另一重要的文化内容是使俄罗斯欧化,使俄罗斯文化现代化。彼得改革是在工业文明成为西方主流话语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参照系自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物质成果。为了尽快赶上世界潮流,彼得一世的改革就不能不大张旗鼓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用利加乔夫的话说是“促成了全部‘符号体系’的果决的更换”^[俄(李福海)]。

彼得一世首先是按照欧洲方式改造俄罗斯军队,在经济方面彼得效仿英国和荷兰,发展工商业,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在文化建设方面,按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科学创新制度兴办正规教育并建立现代意义的大型文化设施等。

与文化世俗化同步,彼得大力推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社会的社交方式被引进,一时间欧洲的社会风范、穿着打扮和宫廷礼仪成为上流社会的时髦。

彼得一世建造圣彼得堡并迁都于此也是着眼于欧化。圣彼得堡这种外偏中心,一方面是靠近西方的坚定决心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是彼得一世欧化政策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圣彼得堡不仅有着按欧洲时尚建造的各种各样的建筑,单是从冬宫和夏宫的建筑,就可看出彼得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另外圣彼得堡还很快成为欧洲各种艺术的中心,欧洲各国的学者、艺术家、音乐家、画家、工程师、园艺师都来。^[俄(李福海)]

三、彼得改革的文化意义

从文化角度看,彼得大帝的改革把俄罗斯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尖锐矛盾这一难以解决的现代化问题凸显了出来。后来的俄罗斯一直面临这种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

彼得时代所进行的文化世俗化和使俄罗斯欧化的改革使俄罗斯文化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而且是惊人的多文化风格、价值和标准,



传统和理想的多元化,这不能不在 18 世纪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反映出来。18 世纪的俄罗斯人与中世纪的相比,能够以大得多的自由度来发展自己和实现自己。但是,由于彼得大帝改革而展开的以日常生活现象和行为为特点的新文化这种可能的自由被复杂化了。实际上,在俄罗斯贵族的日常行为中发生了真正的革命,贵族行为被纳入了另外的行为标准体系,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但是彼得时代不同形式的行为符号,在显著区别于贵族生活的大众生活方式背景下混淆不清,风格模拟和讽刺性模拟,宗教仪式和以不体面的行为的反宗教仪式,行为的官方性和私人性纠缠在一起,使对行为方式的感觉更尖锐。行为方式以不同的形式分门别类,不仅取决于空间性质,是彼得堡还是莫斯科,是俄罗斯还是欧洲等,而且取决于社会地位,是在职还是退休,是军人还是非军人,是首都还是外省的等等。得到相应划分的是不同的行为标志,交谈的方式,步态,衣着,手势,词汇等等。

在 18 世纪俄罗斯的贵族文化中形成分支众多的生活方式的复式调(Ю.Б.Степанов 语)。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行为的实现是选择的结果,是在进退两难二者必择其一的可能当中择取的一种结果。俄罗斯贵族的生活体系就像是“某种树”,日常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表演、故意人为和艺术的性质,按照行为的诗化模式形成,这些诗化模式是从某个艺术作品(文学、绘画、戏剧)中借用来的。这就为 18 世纪初俄罗斯文化中对戏剧和戏剧性的崇拜作好了准备,同时为浪漫主义时代作好了准备。

随着世界图景中宗教地位的变化,文化及其形式和范畴的其他部分和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这样,彼得一世确立的世界概念中,在“美”的位置上放上了“利益”,紧跟功利主义思想、有效益的思想之后开始了与语言的情性进行斗争。改革者们把古罗斯传统的语言优先权,语言礼节的优先权与因循守旧和思想死板相提并论,语言和言语礼节优先权在物质和物质生产,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权威面前退居第二位。在文化的层面上语言让位于事物,“文字堆砌”被充塞着官僚机构公文用语的务实风格取代。彼得一世实



行的与教会斯拉夫语字体相对立的非宗教字体完全把世俗书籍与宗教书籍分开,把世俗的非宗教文化整个地同宗教文化分开。手写文献被报纸取代,中世纪对奇迹的顶礼膜拜被巴罗克的轰动效应所取代。

彼得大帝时期文学不可避免的衰落,被语言作品的信息量所补偿。与言语礼节的斗争消除了众多的不仅是日常行为中的而且是艺术中的禁忌,在艺术中产生了许多以前不可思议的体裁和风格,比如游记、书简尺牍等。对物质的赞扬解放了文艺作品的情节,情节变得更加吸引人,更加变化多端。由于对事物和现实的物质方面的兴趣加强,俄罗斯文化成功地开发出新的,以前遭到禁忌的领域和话题。现实世界开始得到与其更为相符的描述和解释,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和解释不再与千百年的宗教理想和传统的伦理与美学发生关系,进行对照。生活的日常经验成为文学和艺术经常表现的对象,彼得时代的文学没有产生出自己的风格,但是文学的无限广阔的实际情况成为文学评论的天地。

由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出现了基本上是新的,在俄罗斯传统文化框架内不可思议的现象:图书馆和大众剧院、博物馆和科学院、公园和公园雕塑、宫廷、庄园建筑等等。对物质的赞扬和与语言的情性进行的斗争,在彼得大帝时代必然引起文化、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中的很多禁忌(这些禁忌是中世纪特有的)的破除,必然导致精神自由达到新的水平。精神自由朝着通往未来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方向发展。文化、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中禁忌的破除还必然导致新的思想领域和学科领域的开辟。艺术多是作为偶然出现的东西,也就是即兴创作而得到发展,音节体诗和剧院上演的戏,房屋类建筑和肖像画,歌曲和赞美歌,主题布道和捐赠品等即兴创作风行一时,创作理由可以五花八门——军事胜利、皇帝皇后的命名日、登基纪念日等等。

在克服静止和规范性的同时,18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开始充满历史主义原则,历史从此不再被理解为注定的命运,凝固了的永恒或者经常重复的标准,不再被理解为世界的理想(这是古罗斯文化的



特点) ,而是被理解为人参与历史事件过程的结果 ,理解为人们有意识的行动和行为的总结 ,看作是世界缓慢地从过去走向未来。历史从此是作为纪念出现的 ,是为了教育或借鉴、为了思考和分析历史的经验或者避免走老路而人为地回到过去。与此同时 ,产生了俄罗斯文化指向未来的方针 ,产生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的观念和宗旨 ,对希望的稳定的诉求。因此 ,在 19 世纪研究国家历史的专业科学兴趣得到发展 ,俄罗斯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形成了 ,它或是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被人研究 ,如 Б.П.季谢夫、罗蒙诺索夫、Г.М.米勒、M.П.阿尔巴托夫、И.П.普尔京、A.П.施勒策尔等人的研究 ,或者作为历史经验在诗歌、散文和戏剧中被人艺术地认识 ,如 A.С.马罗科夫、A.П.赫拉斯科夫、Я.П.尼亚日宁、H.П.拉姆津等的作品。

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提法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 ,是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发展和完善的 ,是从野蛮到文明发展和完善的。人们逐渐习惯以这种观点来比较不同的国家和民族 ,不同的文化 ,而首先是把俄罗斯与欧洲相比较 ,并且常常进行的是不利于俄罗斯的比较。彼得大帝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克服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在各方面的落后 ,文化创新精神生根开花本身就是消除文化落后的任务逼出来的。

以中世纪观点看 ,文化是有着超时空意义的现象 ,文化永恒的观点和概念为人们津津乐道 ,不断复制。而在彼得时代前夕 ,尤其在彼得大帝改革过程中出现和巩固了历史无限性的思想 ,文化开始被理解为源源不断的创新 ,被理解为人类活动的标准、传统、理想和形式的不断更新 ,被理解为人类改变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创造活动 ,理解为使人的闲暇时间和精神世界充满来自超宗教和非宗教源泉的不同价值的创造活动。同时 ,人提出自己对历史的权利并力图主宰历史 ,在实际中消除永恒和瞬间存在之间的差别。为了这个目的 ,彼得大帝时代的文化发展了文化的中介环节 ,它们冲掉绝对者与日常生活 ,创世纪与生活习惯之间的意义界限 ,在绝对与日常生活 ,创世纪与生活习惯之间形成连续的链条。于是 ,在 19 世纪科学和艺术、哲学和神学、教育和技术创造开始获得独立的意义 ,也就是